

## 從鹿虔扈的〈臨江仙〉談到 他的一首〈女冠子〉

張 以 仁\*

—

《樂府紀聞》說：

鹿虔扈初讀書古祠，見畫壁有周公輔成王圖，期以此見志。國亡不仕，  
詞多感慨之音。

《樂府紀聞》，何時何人所撰，今已不得而知。惟據清初沈雄編《古今詞話》  
所引《紀聞》，有論及明瞿宗吉、楊慎、鄭婉娥、林章等人詞事，<sup>①</sup>則《紀聞》  
成書，或在明末。李冰若《花間集評注》引此書凡兩次，一見於溫庭筠〈菩薩  
蠻〉首闕之前，另一便是此詞。該書所說的「國亡」，指的是前蜀之亡還是後  
蜀？一時不易明白。但前蜀亡後，他入仕後蜀，可見應該是指後蜀之亡，所以  
才說「不仕」。而所謂「詞多感慨之音」，又何所指呢？那應該是指他的〈臨  
江仙〉第一首了。這種意見，也不只《樂府紀聞》才有，早在元代，倪瓚<sup>②</sup>即

\* 本處諮詢委員，本院史語所研究員，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① 瞿宗吉之說，見增訂本《詞話叢編》頁801；楊慎，頁802；鄭婉娥，頁807；林章，頁808。

② 倪瓚，自號雲林居士，工詩，善畫山水。著有《清祕閣集》。此項資料，轉引自李冰若：《花間集評注》。

有類似之說：

鹿公抗志高節，偶爾寄情倚聲，而曲折盡變，有無限感慨。

這一意見，已隱隱透出若干端倪，《樂府紀聞》之說，更以「國亡不仕」實化之，其意更趨明顯。明代的楊慎，特別讚賞鹿氏〈臨江仙〉一詞，他說：

故宮禾黍之思，令人黯然。此詞比李後主〈浪淘沙〉詞更勝。<sup>③</sup>

湯顯祖《評花間》也說：

「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似有神助。以此方之，可謂勍敵。

那是說詞末「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三句，可以媲美錢起〈湘靈鼓瑟〉一詩的名句了。

這些意見溝通渠合，到了況蕙風便說得更明確了。他在《餐櫻廡詞話》中說：

鹿太保孟蜀遺臣，堅持雅操。其〈臨江仙〉含思悽惋，不減李重光「晚涼天淨月華開，想得玉樓瑤殿影，空照秦淮」之句。

第一，他明言「孟蜀遺臣」，那便是指後蜀亡後；第二，他說鹿氏「堅持雅操」，那顯然指「國亡不仕」而言；第三，他又牽連〈臨江仙〉與上述二者的關係，更與後主詞相提並論，不但說明了該詞的題旨，也評定了它的藝術價值。等於替《樂府紀聞》作了詳細的詮釋。

到了《栩莊漫記》，他的說法似乎又進了一層，他說：

鹿太保詞不多見，其在《花間集》中者，約有二種風格，一為沉痛蒼涼之詞，一為秀美疏朗之詞，不惟人品之高，其詞格亦高。由此可知雖處變亂之世，人格高尚者終有以自立。詞雖小道，亦可表現之也。

又說：

太白詩「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已開鹿詞先路。此闕之

③ 此亦轉引自李冰若前述書。

妙，妙在以「暗傷亡國」託之藕花，無知之物，尚且泣露啼紅，與上句「煙月」「還照深宮」相襯而愈覺其悲惋。其全詞布置之密，感喟之深，實出後主「晚涼天淨」一詞之上，知音當不河漢斯言。

雖然楊慎有說在先，但《栩莊》對鹿氏〈臨江仙〉一詞的激賞之情實遠出升庵之上，而對鹿氏的「人品」「詞格」，更是極頌美之能事。

我們可以看出這一意見之流程，似乎淵源於倪雲林，而楊升庵助其流，《樂府紀聞》成其浪，況蕙風揚其波，至《栩莊》則恣矣肆矣，成爲巨浸橫瀾了。

我詳述這一段過程，旨在說明「成見」甚能欺人，也可以自欺。這些學者隨聲吠影，推波助瀾，那裏知道這裏面會關係著一件使人啼笑皆非的事呢？

## 二

現在，先讓我們來看一看鹿虔扈那首廣受讚美的〈臨江仙〉：

金鎖重門荒苑靜，綺窗愁對秋空。翠華一去寂無蹤。玉樓歌吹，聲斷已隨風。  
煙月不知人事改，夜闌還照深宮。藕花相向野塘中。暗傷亡國，清露泣香紅。

這是一首弔古詞。按鹿虔扈的詞，《花間集》只收六首，《全唐詩》所收者也只是這六首。而六詞之中，〈思越人〉、〈虞美人〉及另一首〈臨江仙〉是思婦之詞，另兩首寫女道士的便是〈女冠子〉，它們都不能算是「感慨之音」，《樂府紀聞》所言，應該就是指這首〈臨江仙〉而言了。僅只一首這樣的詞，竟說「多感慨之音」，用一個「多」字，《栩莊》更把它分作一類，根據它大做其文章，不是稍嫌誇張了嗎？蕭繼宗先生評此詞說：

詞意諸家言之盡矣；惟執此以與唐人詩及他家詞比較，似屬多餘，且不免過譽。如此首「翠華一去」及「人事改」，已明言「亡國」；「荒苑」「綺窗」，「玉樓歌吹」又暗示「亡國」，似已過多，則後結「暗

傷亡國」四字，不獨明直，亦嫌冗贅。李重光〈浪淘沙〉「空照秦淮」，只一「空」字，其沉痛已溢於辭外，不必再說許多「興亡」字。江南國主實視孟蜀太保技高一籌，而楊升庵所見，適得其反，亦可怪已！<sup>④</sup>蕭氏的意見，反是持平之論。不過，他純從技巧上論二者的高下，卻是捨其本而逐其末。感情的濃淡，自是二者渭分涇別的重點。後主以國君的身分，親身體驗亡國的滋味，國家是他的，亡後的遭遇又復淒涼悲慘，所謂切膚之痛，感受自然不同。鹿虔扈只不過是前蜀一臣工，位既不顯，寵亦不著，他對前蜀的感情自難比擬後主之於南唐。故後主詞不假粉飾，自哀怨動人，蓋所蓄者厚所感者深有以致之。而鹿氏禾黍之悲，蓋起於一時之傷感，情或不假，感則不深，便只有重複話題堆砌辭藻了。至於他的藝術技巧，本來就不高，也不只這首詞，其他五詞，更無一首思新語暢韻美境佳之作，其中如〈臨江仙〉次首的「一自玉郎遊冶去，蓮凋月慘儀形」二句，蕭繼宗評說：

「一自」句率，「蓮凋」句拙。

「蓮凋」句生硬僵直，便是毛文錫飽受譏評的〈贊成功〉，也沒有這麼差勁的句子。另外像〈思越人〉的「玉纖慵整雲散」，〈虞美人〉的「不堪相望病將成」，都可看出它的拼湊與淺率來，而《栩莊》居然把它們說成「秀美疏朗之詞」（見本文第一節所引），卻在逐首討論時除〈女冠子〉之一外更提不出一句讚美的話，然則，他的「詞格」在那裏？而《栩莊》的評論的尺度又在那裏呢？〈女冠子〉之一，正是下文要討論的鹿氏的問題詞，而《栩莊》卻有不當的頌美之語，何成見之矇人如此！該詞下節細論，這裏暫置一旁。

其實，〈臨江仙〉一詞的主要的問題並不在以上所述，它的問題，王國維先生早已提出，他說：

《花間集》輯于蜀廣政三年，首載此詞，此時後蜀未亡，若云傷前蜀，

<sup>④</sup> 見所著：《評點校注花間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初版）。下同。

則虔扈固仕于昶矣。<sup>⑤</sup>

鄭振鐸先生也說：

此作當爲前蜀亡時之作，評者或牽涉到孟昶事，卻忘了時代決不相及：

此詞被選入公元九四〇年所編輯的《花間集》裏，而孟蜀之亡，則在公元九六五年，虔扈當然不會是預先作此亡國之吟的。<sup>⑥</sup>

這不是個天大的笑話嗎？大家原以爲這首詞是鹿虔扈作來哀悼孟蜀的亡國的，結果卻根本不是那回事，它早在孟蜀滅亡之前的二十五年（或許更早些）就已經作成了！令人不解的是，目前爲《花間集》注釋的諸書，如華連圃的《花間集注》、蕭繼宗評點校注的《花間集》、李誼的《花間集注釋》、沈祥源與傅生文合著的《花間集新注》，竟然沒有一家注意到這個問題。李誼的《花間集注釋》與沈、傅合著的《花間集新注》二書晚出，他們不會連鄭氏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都不曾看過，怎麼都沒有注意到這問題，而翻來覆去攀附著《樂府紀聞》《栩莊漫記》等不實之說呢？

王、鄭二氏的發現，自是鐵一般的事實，所以鄭氏認爲是「前蜀亡時之作」。果然如此，意義便大有不同。鹿虔扈在前蜀作了什麼樣的官，做了些什麼事，史難稽考。但他的進士卻是在後蜀考上的，<sup>⑦</sup>可以想見他在前蜀時地位決不顯赫。後來他在孟蜀爲臣，成爲孟昶的寵信之一，與歐陽炯、韓琮、閻選、毛文錫等，號稱「五鬼」。「五鬼」不是一個好的稱謂，鄭振鐸因此說他們「頗不爲時人所崇戴」。《十國春秋》說是「時人忌之者」所爲，但既存之於史冊，他們在言行上多少有些遭人非議的地方。鹿氏在後蜀，累官學士、永泰軍節度史、檢校太尉、加太保，《花間集》稱他爲「鹿太保」，榮寵已極，

<sup>⑤</sup> 見〈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跋〉。

<sup>⑥</sup> 見鄭氏所著：《插圖本中國文學史》（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北京第一版，1958年北京第二次印刷）。

<sup>⑦</sup> 見《十國春秋》，卷56。

這首詞如果是哀悼後蜀之亡，知遇之感轉為忠義之懷，其高節雅操，意義自是不同。今既是憑弔前蜀，而身為後蜀寵重之臣，自然不是「國亡不仕」，給人的感覺便很不一樣。上述諸人，忽於考證，輕附史實，或妄談賞析，或侈言節操，豈不可笑？清吳任臣作《十國春秋》，但稱其〈思越人〉一詞中「雙帶繡窠盤錦薦，淚侵花暗香銷」二句，「詞家推為絕唱」，而不舉〈臨江仙〉，他別有所據嗎？而是自有卓識，不為前人所矇呢？

### 三

現在，讓我們更換話題，轉入前文所說的鹿詞的另一問題〈女冠子〉上面。他那首〈女冠子〉是這樣的：

鳳樓琪樹，惆悵劉郎一去，正春深。洞裏愁空結，人間信莫尋。竹  
疏齋殿迴，松密醮壇陰。倚雲低首望，可知心。

〈女冠子〉詞，《花間集》共收十九首。它們是：溫庭筠二首、韋莊二首、薛昭蘊二首、牛嶠四首、張泌一首、孫光憲二首、鹿虔扈二首、毛熙震二首、李珣二首，作者九人。其中除韋莊的兩首、牛嶠四首中的三首、及毛熙震一首外，其他十三首都都可以確定是描寫女道士的，<sup>⑧</sup>它們的主題，不外描寫女道士的修道情形、求仙思想、容貌妝束，以及愛情的憧憬，而取意構思，幾乎大同小異。這可能是因為題材過窄，描寫的只是一個共相。沒有特點，何來新意？大家敷衍成篇，便只能說些類似的話，用些人人都用的典故。譬如寫女道士的感情，劉郎的典故幾乎成為必然的，如薛昭蘊〈女冠子〉之二：

正遇劉郎使，啓瑤箋。

牛嶠〈女冠子〉之三：

<sup>⑧</sup> 蕭繼宗以為韋莊二詞的女主角可能就是女道士，故韋莊特擇此調以詠之，此說見蕭氏：《評點校注花間集》。參註<sup>③</sup>。沈祥源、傅生文合著：《花間集新注》以為毛熙震兩詞都是寫女道士，似與論牛嶠四詞標準不一，因此，皆不採用，以求其純。

青鳥傳心事，寄劉郎。

張泌〈女冠子〉：

何事劉郎去，信沉沉。

鹿虔扈〈女冠子〉之一：

惆悵劉郎一去，正春深。

李珣〈女冠子〉之二：

劉、阮今何處？絕來書。

五家不只是用同樣的典故，連說法都幾乎是一樣的。只有毛熙震〈女冠子〉之一的「應共吹簫侶，暗相尋」，用的是蕭史與弄玉之典。又如寫她們的衣著，類似這樣的話：

輕紗捲碧煙（溫庭筠）

霞帔雲髮（溫庭筠）

霧捲黃羅帔，雲雕白玉冠（薛昭蘊）

雲羅玉縠（薛昭蘊）

星冠霞帔（牛嶠）

黃藕冠濃雲（孫光憲）

風緊羽衣偏（鹿虔扈）

翠鬢冠玉葉，霓袖捧瑤琴（毛熙震）

輕煙曳翠裙（李珣）

總不外是玉冠、霞帔、羅衣，如雲、如霧、如煙。女冠的穿著，應有定製，實在也無法推陳出新。於是有些才情傑出見識特異之士，如孫光憲，便嘗試著加強修道的環境、知名度，以及目的等方面的描寫；如李珣，便多從修煉生活，求仙意願上落筆，<sup>⑨</sup> 但大範圍既無法有所突破，這種努力，也不過如籠鳥奮

<sup>⑨</sup> 可參孫光憲及李珣〈女冠子〉首闕。

翹，徒見其窘迫之態而已。便是在這樣的一種背景下，大家千篇一律說些陳腔濫調，其中原也有它的高低之分，譬如句子是否老練，對仗是否工穩，揣摩是否傳神等等，但鹿虔扈的〈女冠子〉卻出人意外的採取了另一種方式，說得含蓄一點，是融合貫通的手法。說得露骨一點，那便難脫今人所說的「變造」乃至「剽竊」之嫌了！

《花間》詞中是否還另有類似的作品，一時難以檢查。我多年講授此集，最近在史丹福大學專門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史大環境良好，加以雜務盡摒，時間未遭切割，得能全神貫注，而新近所撰〈溫庭筠兩首女冠子的訓解與題旨問題〉一文，更與此有關。〈女冠子〉詞既不多，題材又復特殊，在分類卡片中很容易看出一些平常疏忽的問題，乃發現鹿氏此詞，實是揉合了溫庭筠與張泌二家之詞而成的集錦之作！現在分別將溫、張三詞介紹於後，以便比較：

含嬌含笑，宿翠殘紅窈窕。鬢如蟬。寒玉簪秋水，輕紗捲碧煙。

雪胸鸞鏡裏，琪樹鳳樓前。寄語青娥伴：早求仙。（溫庭筠〈女冠子〉之一）

霞帔雲髮，鈿鏡仙容似雪。畫愁眉。遮語迴輕扇，含羞下綉帷。

玉樓相望久，花洞恨來遲。早晚乘鸞去，莫相違。（溫庭筠〈女冠子〉之二）

露花煙草，寂寞五雲三島，正春深。貌減潛消玉，香殘尚惹襟。

竹疏虛檻靜，松密醞壇陰。何事劉郎去，信沉沉。（張泌〈女冠子〉）

把它們標列出來，就可以看到以下這些現象：

（一）鹿詞的「鳳樓琪樹」，便是飛卿首闕的「琪樹鳳樓前」，摘去一個「前」字，將「鳳樓」與「琪樹」二詞顛倒配置，意思則完全一樣。鹿詞的意思是：她像鳳樓前的一株玉樹。溫詞是：她像一株玉樹立於鳳樓之前。

（二）鹿詞的「洞裏愁空結，人間信莫尋」，則是暗用飛卿次闕詞意。該詞下片云：「玉樓相望久，花洞恨來遲。」是所盼者不來，故鹿詞云：「洞裏



愁空結」；溫詞云：「早晚乘鸞去，莫相違。」，謂已終將仙去，不在人間，故鹿詞云「人間信莫尋」。今人注解《花間》飛卿此詞，如華連圃的《花間集注》，<sup>⑩</sup> 沈祥源、傅生文合著的《花間集新注》，空設許多情節，終講不清楚這四句。如從鹿氏詞看，該女冠所稱對象應為男子，而非二注所說的女性，則全詞暢然可通。拙作〈溫庭筠兩首女冠子的訓解與題旨的問題〉<sup>⑪</sup> 曾細釋之，可參。

(三) 鹿詞的「惆悵劉郎一去，正春深」，謂春深情好之時，劉郎離之而去；「倚雲低首望，可知心」，上應「人間信莫尋」句，謂劉郎身在人間，無法再歸仙境，然已之眷愛之心與相思寂寞之情（上有「愁空結」的話），不知劉郎知否？這就很像是就張詞重加修飾：張詞言劉郎一去無信息，鹿詞也言與劉郎人天相隔，無法知情；張詞言劉郎去後，山居寂寞，而時正春深。鹿詞亦言劉郎一去，時正春深，而洞中愁結。「正春深」三字，更是全同。

(四) 鹿詞描寫其修道環境為「竹疏齋殿迴，松密醮壇陰」，與張詞的「竹疏虛檻靜，松密醮壇陰」相較，後面五字，竟完全一樣！可笑《栩莊漫記》竟對這兩句讚美有加，他說：

「竹疏」「松密」二句，寫道院風光宛然。

他評遍《花間》，不識變造，蓋不以尋行數墨為能，情尚可諒。但以人品為評詞之先決條件，則理不可通。同樣是「松密醮壇陰」，他何以不讚美張氏之詞？他的眼光何在？他的公平又何在？

像鹿詞這樣移舊繡之曲折的情形，《花間》更無他例，但決不是「巧合」二字可以解釋的。我前文已有說明：這是〈女冠子〉這種狹隘的題意的僵化背景所造成的一種可能有的結果。現在，我們竟看到了這樣的結果。那麼，該項說明也就是我的解釋。不幸的是這位變造者竟是為歷來文人所推重仰慕的鹿虔

<sup>⑩</sup> 華氏書，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增訂，商務印書館發行。

<sup>⑪</sup> 刊載於《慶祝王叔岷先生八秩華誕論文集》，近期將出版。

展鹿太保！將這個例子與前〈臨江仙〉一例併合起來看，他的「人品」與「詞格」在那裏呢？他的「雅操」與才情又在那裏呢？這正是一個由誤會而生成見的典型的例子。這樣主觀的、情緒化的、漫無標準的、乃至隨聲吠影彙成一種集體的衡文論事方式，它的影響，又豈止是誤導學術而已？

### 後 記

去年（1992）八月，應史丹福大學之邀，赴該校訪問研究半年。其間多與該校中華語言文化中心主任王靖宇教授及亞洲語言系多位先生接觸，頗收切磋之效。該校藏書豐富，環境幽靜，甚利於研讀寫作，此文即為其時所撰一系列論文中之一篇。特書以誌其緣。

又稿成蒙文哲所同仁劉少雄弟提供多項資料，使本文得以減少錯誤，而楊晉龍弟復撥冗相助校閱，皆所感謝。

---

A study of Lu Ch'ien-i's Poems  
in *lin chiang hsien* and *nü kuan tzu*  
styles

Chang Yi-jen

This essay points out a misunderstanding among scholars regarding one of Lu Ch'ien-i's poems in *lin chiang hsien* style. The author suspects that one of Lu's poems in *nü kuan tzu* style was a paraphrase of poems of the same style by Wen Ting-yun and Chang Mi. This suspicion brings into question the high evaluation of Lu's poems by later scholars.